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八

石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

五

一

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師居之上堂五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

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惶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笏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葦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

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鐃譎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

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

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

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

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

石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常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

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

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遺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旣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

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

五

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免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柏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太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輶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劖州賈氏子弱冠爲僧
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
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
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

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
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
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
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
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
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
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
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
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
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

石一

六

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
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
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
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
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

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
堂燈籠忽爾笑咍咍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
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
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裁上堂知有佛祖
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
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
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
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眾還識此人麼
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

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
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
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
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
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

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
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
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旣稱
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
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
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
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
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鼈山也邪比至沂芙蓉

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
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
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秉去復居泐潭上堂
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
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
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
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
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
是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
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

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
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
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夢竟年和清平樂
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
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

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

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

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

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

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默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

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

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朧裏泐

潭水先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

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

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

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

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

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

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

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

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大眾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

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

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

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

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

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石一九三尺杖子

攢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

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

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

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躡分過

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翹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五一十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

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眾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扉夜塘水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

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
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
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
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
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

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

一旣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
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後句
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寧大用齊連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
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
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

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
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

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
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
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
師曰枯木移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
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
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
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

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
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
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
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大洪恩禪師法嗣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水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瘞子喫苦瓜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眾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絛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鏈碎金鎖割斷絲絛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蓮鷲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因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

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
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
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
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劔一轉語
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劔當時若無

石一

十三

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

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

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
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汚
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
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
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

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

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
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將謂你瞽地師
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瞽地師
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汎直抵長蘆謁祖

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

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

主補陀台之天封閨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

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阜寧

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復箇

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
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
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欵曲賣弄爭奈
未出母胎已被人觀破且道觀破箇甚麼瞞
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驕直恁

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微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

五

十四

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廚看羹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

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饑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

堂苔封古徑不墮虛疑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

五

十五

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瑠璃殿上玉女揷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

門大師即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

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

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

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

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

不被玄妙汙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

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

已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

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

光鉉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

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

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

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

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

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

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

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臯寧崇先塔于

寺西華桐鳴謐悟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毋夢

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

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

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

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

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

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

五一

十六

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

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皆然有

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

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

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

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
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
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
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
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
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牘記後命首
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
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鳥穿弊且易
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
邪衆聞心服悵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
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
屋廬湫隘師至創閻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
闕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
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

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
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
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
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
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
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
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
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
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

投鑿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
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鄺曰如
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
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
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

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
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
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
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
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
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
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
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三恁麼
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
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

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
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
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
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

成通暢去還會麼肇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
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
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
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
次謁越帥趙公令誤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
山翌日辰已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
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
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
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
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
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
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

十九

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羈夾
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

五一

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

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愁有

待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鴻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
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

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
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
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
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

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

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

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

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

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

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舟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

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
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
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
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

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
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
啟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
回機方解入塵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
五
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
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鉛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
五
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
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
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閑中
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
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
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
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
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
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
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
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
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
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
石一
請移授從兄玆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
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真際俾居圓
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
三
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
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
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
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

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
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
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

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
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庵耶上

堂昨夜黃面瞿曥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

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
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
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譬如觀見雖然得
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

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
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閣維煙氣所及悉成設
利塔司空山分室疊石原

台州真如意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
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

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
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
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
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
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
鬼家活計興不自遏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
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
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
由分師聞頓領歎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

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
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
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羈羊絕迹
蒼梧月鑠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
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

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
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
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
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
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
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垂
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
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
寶藏巖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
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參仍訖偈曰不
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
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
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

五

三

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清憇你是何人至焦山枯
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
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
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即契悟湖
蘿

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
日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
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

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
華藥發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
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
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
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
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
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

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已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

秉筆顧大眾曰道得即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觀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鉸纔見恁麼道便與募僧擋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

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

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

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頽綱且要

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衆曰達磨

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

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爲得髓

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

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

普天春色會麼觸體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

山僧今日撒尿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山西

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染汙

他染汙他莫啾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

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提巖中宴坐
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
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

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

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

日家風下足舊時歧路勸君休莫莽鹵貶上

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
如土

音釋

絃 分勿切音 講之廉切音 吉弔切音 叫
弗綏也 講詹多言也 微循也 一日微

妙
沂 魚衣切音 倚
滄 水名 謂奔謨切音
詎 下悲切音 很
不 聽從也 閣 胡言切音
曉 霸須鑑社也